

周家口的澡堂子戏园子(上)

□王爱民

历史上的周家口是一个以转运贸易为主体经济的港口城市，三面夹河，舟车辐辏，街道纵横，烟火万家，水陆交汇之乡，财货堆积之藪。走南闯北的人，天南海北的事，构成了周家口独特的历史文化、风土人情。澡堂子、戏园子是周家口两大古老特色服务行业，与老百姓生活紧密相连、息息相关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，这些行业已经渐行渐远。

先说周家口的澡堂子。旧时，由于居住条件限制，在家里洗澡不方便，人们只好去澡堂子泡澡。一池热气腾腾的清水中，往往有几十个泡澡的人，雾气缭绕中，泡澡的人大汗淋漓、皮肤潮红，头上、身上用过肥皂，堆起厚厚的泡沫，清水涤过后，浑身显得光洁。洗过澡，人们或躺在简易的床上小憩，或端坐在床上细细品茶，或高谈阔论侃大山，或谈天说地吹牛皮，谈笑风生，自得其乐，加上跑堂伙计的“喊堂”声，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澡堂文化。

周家口的澡堂子起源于清朝末年，沙颍河两岸都有，较著名、条件较好的有天一泉、庆华园、德润池、清郎阁等。当时没有盆池和淋浴，都是清一色的大池泡澡，水深到人的腰部，池内砌一台阶，人坐在台阶上，水可达到脖颈。洗澡后的休息室有等级之分，较为高级的是单间，又叫雅间，室内放有一到两张单人床，有茶水供应，二等、三等休息室叫大间或大厅，大间里面放三四张床，大厅也称筒子房，里面放有几排单人床，有几十张之多，最低级休息室里仅有几排大凳子，供客人放衣服或洗完澡后坐在上面穿衣服用。由于档次不同，价格各异，服务的内容也不尽相同，但是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，只要客人进门，大堂经理、伙计都是起立让座，笑脸相迎，热情接待，直到客人洗完澡满意而去。

澡堂子是个很微妙的地方，这是人们不得不承认的。“大家脱光衣服跳进澡堂子里彼此不都一样吗”的笑谈，在这里得到体现。两个地位悬殊、平时很讲究身份的人同时去澡堂子泡澡，或许是由于剥下了不一样的外衣、都是赤裸裸的缘故，一时竟打破了级别界限，无话不说，亲热异常。然而等到洗毕就衣，顿时恢复旧观，此尊彼鄙，泾渭分明。这个曾经流传得很广的段子，传递出的信息丰富而耐人寻味。无怪乎知堂老人晚年要翻译日本名著《浮世澡堂》，大概也是因为澡堂子是一个浓缩的微型社会，人性的优点和弱点，在那里呈现出赤裸的模样。澡堂子与戏园子、茶馆、书场一样，是公共信息的交流场所。哪个地方出了命案，谁家媳妇偷情被发现了，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，在这里都会绘声绘色地被描述、被传播。小小的澡堂子囊括了广阔的大千世界，大千世界在这里又得到浓缩，且收放自如，张弛自然，挥洒无忌。

与沿海一带大不相同，周家口的澡堂子具有十分浓厚的内陆地方特色，首先表现在“喊堂”上。两个人结伴进澡堂子洗澡，客人刚进门，便有伙计高声喊迎：“两位一事哩，里边请啦！”屋内则群声回答：“里边请！”一面有伙计顺手高挑门帘大喊：“请过来，里面看座！”客人一落座，马上有伙计帮客人脱衣服、摆拖鞋、披浴巾，再向里传话：“两位下池，里边的接着！”池门外的伙计接腔应答的同时，为客人接过披巾、递上毛巾，并随口关照：“池门水滑，小心慢走啦！”周家口的澡堂子都是由一连三的大池子组成。水有凉一点的，有热的，也有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很热的。客人可按各自习惯，选择适宜水温的池子，慢慢滑进去尽情泡洗。客人泡透洗净，准备回座稍歇，立刻有伙计高喊：“前边的接着！”池门外的伙计再为客人披上浴巾、摆上拖

鞋。客人回原座，伙计连递热“手巾把儿”，供客人擦脸汗、净手脚、喝热茶。客人歇罢临走，靠近门口的伙计撩起门帘高声喊送：“两位一事哩，澡钱会清，小费两毛！送客啦！”于是，在“谢啦”声中，客人出门，满意而去。那个时代，没有人宣称客人是上帝，但花1角钱洗澡，在这一片迎来送往的“喊堂”声中，让客人有被人尊重、不是上帝胜似上帝的感觉。

周家口澡堂子的第二大特色是设备虽然简陋，但服务项目齐全，收费便宜。在澡堂子洗澡，清末时每人1个铜钱，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是1角钱，且洗前洗后都有人专司其职，从倒茶点烟、叠床换巾，到迎进送出、拿衣递鞋，都前后照应，一丝不苟。那时的澡堂子，连淋浴喷头也没有，但只要客人肯多花5分、1角钱，无论是搓背、打肥皂、洗头，还是捶背、推拿、修脚，随时都有训练有素养的“下活”工伺候。以搓背为例，澡堂子不但备有木枕、毛巾、丝瓜瓤、磨脚石，而且搓者搓起来有一整套程序，力求客人舒适。捶背、推拿也是按经络、穴位走向，过后使人神清气爽。修脚工更是有一套绝活，用锋利的刀剪，娴熟地帮客人剪趾甲、去老茧、挖鸡眼。老周口人都知道，周家口澡堂子有个“张罗锅”，其祖籍河北，落籍周家口当了一辈子搓背工、修脚工，靠的就是一手“下活”工的好本领，堪称周家口一代市井名人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年过七旬的“张罗锅”还干着给浴池烧水的活。如今这个行当，已没有此类专业匠人存在，实在令人惋惜。

当然，周家口的澡堂子也有档次之分，服务内容也不尽相同。有的澡堂子分池座、雅座或雅间等，是供那时有钱有势有身份的“人物头”受用的，收费高，设备与服务自然也更好。比如，同样进澡堂子洗澡，进雅间者

可以指名点茶，西湖龙井、六安瓜片、信阳毛尖、茉莉花茶，应有尽有。只要有伙计面对茶炉高喊：“龙井一壶，送二号间啦！”立刻便有人沏好茶送到客人面前。如果客人想请客招待议事，可以打发伙计持便笺亲自跑腿上门去请(那时无电话，更无手机)，至于点要糕点、小吃，更不在话下。客人如果来时匆忙，忘记捎带替换的内衣，可派伙计前往家中去取，倘若临走时不便携带换下的脏衣服，也可让伙计送到家中。

洗澡过年沿袭至今，并非只是卫生，也有洗去旧年的尘垢，寄托新年新气象等美好愿望。每到过年的时候，是澡堂子生意最好的时候，澡堂子的锅炉工早晨4时就要起来烧锅炉，往水池中打气。洗澡的人天不亮就到澡堂子，为的是可以洗上清水澡。吃罢早饭再去的人，往往要排队等候，腾出1个床位进1个人，依次排队进入。这时，澡堂子往往是人满为患，水温也容易下降，需要有人不断往池中打气，以保证水温。人多、水蒸气多、湿气重的时候，澡堂子里易发生晕堂现象——洗澡的人突然感觉头晕目眩，恶心呕吐，甚至虚脱，这多半是由于缺氧或血糖过低引起的。有经验的澡堂师傅会立即将晕堂的人移到通风的地方，或给其喝点糖水。有时澡堂师傅也会调侃晕堂的年轻人“招呼点吧，看着是个蜜蜜罐，其实是个药锅子”，引来他人一阵哄堂大笑。

直到上世纪70年代，在周口掏1角钱仍可进澡堂子泡澡。那时候，周口国营企业的职工每月发4张洗澡票，每周可以舒舒服服地泡上一次热水澡，着实让那些没有工作的市民感到眼热。现在的豪华洗浴中心固然十分阔气，但贵族化的服务、高额的收费，使其与普通百姓间的距离越来越大。

(未完待续)

